

校園外的天空——論張經宏《摩鐵路之城》 的少年成長

The Sky Beyond the Campus: Study of Youth Growth in
Jing-hong Zhang's *City of Motels*

黃贊介*

Tsan-Chieh Huang

(收件日期 107 年 4 月 19 日；接受日期 108 年 1 月 18 日)

摘 要

2011 年張經宏以長篇小說〈摩鐵路之城〉獲得九歌出版社舉辦臺灣史上最高額文學獎獎金兩百萬，並於同年五月出版其作。《摩鐵路之城》被歸類為校園小說，繼此類經典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1975)、孫瑋芒《龍門之前》(1977)、侯文詠《危險心靈》(2003) 後，又開展了校園議題的新頁。吳祥輝等人的小說主角雖不滿校園各種問題，卻始終完成學業或待在學校，《摩鐵路之城》主角吳季倫不同，他於目睹學校怪現狀後，斷然輟學遠離校園，毫不眷戀。他隨即投身複雜怪誕的現實社會，找到有別於學校的學習新花園。歷經種種磨練，吳季倫透過自我凝視，真正脫胎換骨，得到成長。作者藉由吳季倫的成長歷程，嚴厲批判校園文化，著力刻畫校園外的天空，並思考理想教育的真義。

關鍵詞：張經宏、摩鐵路之城、校園小說、成長小說、理想教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畢業生暨國小代理教師

Abstract

In 2011, Jing-hong Zhang won the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priz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of NTD 2,000,000, presented by Chiuko Books, for his long fiction *City of Motels*, as published in May of the same year. *City of Motels* was classified as campus fiction. Following classics of the same genre, including Hsiang-hui Wu's *A Young Guy Who Refuses the Entrance Exams* (1975), Wei-mang Sun's *In Front of the Dragon Gate* (1977), and Wen-yung Hou's *Dangerous Mind* (2003), Zhang's work turned to a new page of campus issue. Although the leading characters in the fiction works of Hsiang-hui Wu et al. were dissatisfied with various problems on campus, they finished their studies or stayed in school. The leading role of Chi-lun Wu in *City of Motels* was different. He witnessed a strange phenomenon in school and decided to drop out without hesitation. Subsequently, he entered a complicated and absurd realistic society and found new field of learning, different from school. After various experiences, Chi-lun Wu's self-image grew significantly. Through Chi-lun Wu's process of growth, the author severely criticized campus culture, depicted the sky beyond campus, and pondered on the authentic meaning of ideal education.

Key words: Jing-Hong Zhang, *City of Motels*, Campus Fiction, Growth Fiction, Ideal Education.

壹、前言

張經宏，臺中在地作家，1969年生於臺中，畢業於臺大哲學系，臺大中文所碩士，曾為臺中一中國文老師。2011年，他以長篇小說〈摩鐵路之城〉獲得臺灣史上最高額文學獎金兩百萬，並於同年5月出版《摩鐵路之城》。該書曾入圍臺灣年度文學金典，並獲得2012年法蘭克福書展譯書推薦。甫自《摩鐵路之城》問世，隨即引發文壇對作品及作者諸多關注。小說家陳雨航曾讚譽：「如果小說具有反應時代、積累歷史材料的功能，其中之一應該就像這部小說。這個時代庶民生活的種種，進入日常的電視當令節目（連續劇或談話叩應節目），金庸武俠等大衆文化，都滲透到情節裡，營造豐富的現世感。」¹意即《摩鐵路之城》是本取材豐富、反映當今社會、「寫實感」極重的作品。施淑則對《摩鐵路之城》一書論評：「這個臺灣製造的麥田捕手，走出學校，站在汽車旅館和餐廳小弟的位置，笑傲人間，嘲諷『大人世界』的齷齪低級……哪怕只是理想主義的餘燼，有的只是回歸現實懷抱的無可無不可的……」²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的《麥田捕手》是經典成長小說代表，施淑將《摩鐵路之城》與之照應，足見其認為這本小說具備「成長」的內涵與質素。

然而，促成主角少年成長之地，卻不是傳道授業解惑的校園，而是廣闊的社會。「摩鐵路之城」指的即是臺中，這個曾被喻為「文化城」的都市，小說中卻成指涉色情與暴力的「風化城」。小野在《摩鐵路之城》序文曾言：「作者刻意營造出這樣充滿暴力和張力的封閉的文體中處處藏著引爆點，這些引爆點是對整個臺灣整體迂腐的教育制度和毫無章法秩序的社會環境不停的控訴著。」³陳徵毅同樣也道出這部小說最成功之處為形繪大人世界（社會）的醜陋不堪，充滿欺騙謊言和偽善，整體氛圍極度封閉。⁴黃錦珠讀畢該書，則寫下她的觀察與評語：「小說描寫的層面廣泛，似乎無意深究，卻處處留下許多可供深究的空間。小說畫就的這幅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浮世繪，耐人尋味的深沉，就在有意無意之間。」⁵綜合上述，說明在作者的仁心巧筆之下，賦予小說「探究社會」的更多可能。對張經宏來說，少年只是「引子」，背後帶引出來的議題才是他內心真正想表達的「聲音」。張瑞芬說：「許多人把張經宏界定在成長小說（臺版《麥田捕手》）或中學教師框架中，雖說還算貼切，卻也還是小看了他。」⁶校園無法容納他筆下的少年；校園外的天空才是他真正翱翔的領地。

回溯先前幾本經典校園小說，如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1975）、七等生《削瘦的

1 陳雨航，《摩鐵路之城》序文介紹（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5。

2 施淑，《摩鐵路之城》序文介紹（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4。

3 小野，《摩鐵路之城》序文介紹（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3。

4 陳徵毅，〈九歌兩百萬文學獎首獎得主：張經宏著《摩鐵路之城》讀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56期（2011年12月），頁26。

5 黃錦珠，〈中輟生·浮世繪·一線微曦——讀張經宏《摩鐵路之城》〉，《文訊》311期（2011年9月），頁117。

6 張瑞芬，〈摩鐵與拿鐵——評介張經宏《雲想衣裳》〉，《文訊》327期（2013年1月），頁154。

靈魂》(1976)、孫瑋芒《龍門之前》(1977)、吳祥輝《斷指少年》(1978)、侯文詠《危險心靈》(2003)等；《摩鐵路之城》討論面向更廣，不只是批判校園文化，還讓主角真正走入社會，歷經磨練而獲得成長。《摩鐵路之城》少年面對何種校園文化？又以何種方式融入社會？最終如何成長？小說帶來何種啓示？以下即就此探討。

貳、遠離校園：目睹學校之怪現狀

「校園」是學習知識的地方，是品格涵育的場域；然而「校園」於文學作品中不再是崇高殿堂指標，反倒成爲學生亟欲逃離的「監獄」，於 70 年代已見跡象。吳祥輝《斷指少年》(1978) 描述：

從學校翹出來時，天已經快黑。想來到臺中後，舞會也差不多要開始了。臺中市區的主要幹道，在快車道和慢車道之間，都用兩條白線劃成寬約兩公尺的機車專用道。平時它形同虛設，機車仍來去自如地飛馳穿梭；馬路上寬寬闊闊的，尤其大清早和正午，大小車子沒幾輛，又難得看到一、兩個條子，如果有人規規矩矩地把自己限在兩條白線內，那大概會令人覺得和沒有監考而不作弊一樣。⁷

主角性格叛逆，不懼學校管束，引文即含涉他對現實規範的抗拒與質疑。「翹課」象徵脫離制約、管控，這種思維與行徑在《摩鐵路之城》亦出現：

上個禮拜，我終於跟那個我本來就不愛去的鬼地方徹底掰掰。我像平常那樣揹起背包，安靜地穿過大門鐵柵邊的窄縫，走到幾十公尺外社區角落裝垃圾的子母車旁邊，脫掉身上這套只有烏蛋才會穿的制服，換上背包裡的襯衫，打開比水溝還要臭的桶蓋，制服丟進去然後離開。（《摩鐵路之城》，頁 16）

有別於《斷指少年》角色設定性格逆骨，混幫派常打架；《摩鐵路之城》少年吳季倫則因通透校園腐敗差劣面向，選擇「離開」。當他考上之前，就已聽聞學校盛名：

那個鬼地方近來聽說很出名，這幾年大學一放榜，報紙不是老愛統計臺大總共錄取多少名，然後按照考上最多人數的學校一個個排下來，第一名建中、第二名北一女，一路下來很快就看到我們學校……，天知道校長室那些傢伙用了什麼招式，讓記者三天兩頭過來採訪，該校的英文話劇應邀到美國演出爲國爭光、音樂班的母親節公演讓行政院長掉下男兒淚、送去參加科展的實驗證明，把五種肥皂水加上廚餘可以有效預防登革熱……，而實際上爲校爭光的都是同

7 吳祥輝，《斷指少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頁 1。

一批人。(《摩鐵路之城》，頁 21)

學校為吸收學生，搬出傲人升學率及許多噱頭，彷彿學校創辦理念、目的與「招生率」相等，甚至為吸引資優學生，開出許多誘利：「一報到就有三十萬。後來那女生考到臺大國貿系，我不只在一輛校車身上看見她的名字被印在上面，全臺中到處都看得到，她母親最少來店裡炫耀過三次。」⁸私校為鼓勵高分群學生放棄公立學校，提出來就讀就能得到優渥獎學金，目的是為網羅更多成績優異學生，將來能貼出亮眼大學榜單，如此又能作為現成招生廣告，屈屈如此，不斷循環。

吳季倫看穿學校腐化不堪的行徑，對此相當嗤之以鼻。他單純敏銳的目光，對生活周遭、事情、問題，充滿不順眼，極端至極，甚至有些「病態」，作者將其形塑成得了一種病：

那個鬼地方的一切讓我覺得虛透了，而那些烏蛋頂多佔去這種感覺裡的一小部分。我也不明白這感覺跟著我多久了，一年、兩年，或者更久，也不知道有誰跟我一樣有這毛病。也許過不了多久，會有專業醫生給我這種狀況訂下一個清楚的病名：「不爽症」，而這個病症被記載下來的第一個案例，就是我。(《摩鐵路之城》，頁 17)

主角的心彷彿充滿纖毛，使他對外在世界發生的一切，產生「刺痛感」。也因對生活周遭充滿「意見」，才使一些大眾沒注意到的問題，變得是「問題」。此種無法控制的「不爽」性格，與《危險心靈》中少年特質相近：

你大概不難理解為什麼我會把班導惹成這副德性。我並不是存心的，很多時候，連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控制。我的內心根本就是仙人掌，不管我試圖說什麼或者是寫什麼、畫什麼，到最後它們全都變成了仙人掌的刺，螫得別人哇哇叫。⁹

少年心裡有「刺」，與吳季倫的「不爽症」顯然有異曲同工之處。作者刻意設計主角叛逆、不守規定、愛找碴，與那些乖順、聽話的學生，形成一種對比。不只「不爽症」，另外他還有驚人的「嗅覺能力」。以前在校時，他常嗅到女同學身上有關「性」的氣味：

某些女生身上散發出來的一種難聞的酸味。……而且往往在禮拜一或放假後回來最濃，有點像衣服沒晾乾快要長出黴斑的那種氣味。而有的酸味則像是水果還沒成熟裡面已經腐爛，刀子一剖開的瞬間撲上來的那個氣味。我尋著氣味找

8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 23。

9 侯文詠，《危險心靈》（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頁 10。

到它們的主人，一開始以為是某些人衣服上黏附的體味，漸漸地從她們的眼神、走路的姿態發覺，這些女生在放假那幾天一定做了什麼連她們都不太相信那是自己做過的事，跟學校或校外的某個男人。（《摩鐵路之城》，頁 67）

「有無發生性關係」，吳季倫竟嗅得出來。氣味無形無體，有如「欲望」，潛伏、竄動，都在有意無意間如同「呼吸」般能輕易感受。作者刻意放大他的嗅覺能力，透過單純、潔淨的他，製造了種「對比」：腥臭的欲望與純潔的心靈。觀視這個聖潔的校園殿堂，終究敵不過現今社會開放的性愛觀，任由欲望爬竄、橫流至每一個放任的軀體。

吳季倫在班上有個唯一能溝通的同學阿尻，他們皆是班上的「奇異分子」，阿尻時常沒去上課，吳季倫則時常無心上課。聊談間，吳季倫知道阿尻外面經營一間店，這對他來說是件極驚嘆的事。對照學校「用功讀書」的好學生，阿尻已經開始賺錢了，可以養活自己，更能主宰要過的生活。當大家認為（好）學生就要乖乖用功讀書才是對的……，阿尻的「反」，則令他有不一樣的看法與「學習」，甚至埋下將來離開校園的念頭。他對學校的一切更不滿了，舉如「考試」這件事：

我變得很不想寫那些不知從哪裡抓出來的題目。那些龜蛋把要我寫的東西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空格，像在餵食病人那樣，做成每張一百到兩百格的講義等著我們填滿。等到月考，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考題都從那裡面出來。（《摩鐵路之城》，頁 27）

老師辛苦彙整的教學講義、資料，應是「知識養分」補充，少年看到的卻是一種「參養」與「餵食」，只是「填鴨」，不是「教」。養分成「毒藥」，麻痺學生神經，讓學習流於形式。餵填式的教學，使學生失去自主思考能力，更可悲的是，「考試出來的題目竟與講義相同」，這也是吳季倫鄙視校園的地方之一。腐敗的考試方式，形同一種戕害，學生如機器般模式性與反覆化操作考試這件事，失去「學」本身正面、主動、積極的意涵。學生像被老師噬咬成「殭屍」，「會考試」、「好成績」成了「活熱鮮血」，引動他們發癲前奔。不僅老師，校方也是助長劣風的幫兇：

像教過我的老師，他們跟我認識的那些很會考試的人一樣，眼睛裡只有跟他們一樣喜歡考試、乖乖拿尺把課本畫上一條紅線的傢伙，上課不時稱讚他們一下，「同學們，你們看看人家是怎麼讀書的？」每次月考成績公布後的升旗典禮，把這些最厲害的通通叫上去給大家看一下，由校長一個一個發紅包，樂隊在旁邊叭叭叭，然後校長轉身，對著麥克風啪啪鼓掌，全校跟著鼓掌。（《摩鐵路之城》，頁 39）

無論老師、校方（校長）均將好成績視為崇高目標，大肆宣揚、表揚那些離目標最近的

人。整座校園彷彿陷落於迷魂陣，所有人像被下了符咒無意識的為考試（成績）行動。孫瑋芒《龍門之前》的少年也曾質疑考試意義，更以「不考試」證明自己終會贏得這場人生的勝利：

「告訴你們，你們都是魚，你們都到了龍門的前頭。你們沒有別的路。別的地方水都給他們逼乾了。我知道你們每個人心裡都在怕。那麼請眾同禱，我們和于成龍他們齊唱！」莊瘋拿起雞毛撻子在空中劃三角形：「唱！」

我們不害怕，

我們不害怕……

我們會勝利——

我們會勝利。¹⁰

他引用了成語「鯉躍龍門」，內容卻是對考試制度的反諷、批判。季季說：「六十四年底，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出版後，餘波盪漾的結果就是「高中生文學」的浪濤拍岸，升沉不已。」¹¹自《拒絕聯考的小子》至《龍門之前》再到近四十年後的《摩鐵路之城》，以學生為主體（尤其是教育與考試）的文學與探討，便不曾止歇。三本小說主角皆否決了考試至上的思維，相信沒有漂亮文憑也能在社會獲一席之地。學習本是快樂的事，非盲目的考考考能得到或換來；當學習變成壓力，便無法自適、自在的優游其中。對於學生生命世界只有考試讀書，七等生《削瘦的靈魂》主角也說：

這一排寢室，都住著畢業班的三年級生，包括普通科、藝術科、音樂科和體育科。無論你看到他們是在哪裡，都他媽的把頭部和書本連在一起；好像頭是書本，書本也是頭，真叫你很不舒服。除掉你之外，三百多個畢業生，個個都像個大混蛋。這種情形，像是一個高一個低的天秤的兩端，不能平衡，叫你心裡覺得難受。你可以想像，我是怎樣地看不起他們。¹²

他批判「一天到晚在讀書」的行為，真實想說明的是，即使是「學」生，可學的不單是書裡的世界。

除了「讀書考試」這件事，吳季倫對校園環境、佈置、物事也有話要說：

你光是站在校門口望進去，整排教室不是像機器被盜賣光的大型工廠，廠房裡好幾排空洞的桌椅，就是像幫倒閉公司出清存貨而臨時設立的便宜商場，到處貼上難看的標語，每一棵樹修理得跟公務員的髮型一樣白癡。連小便斗前面都

10 孫瑋芒，《龍門之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91。

11 季季，〈孫瑋芒的「龍門之前」〉，《書評書目》49期（1977年5月），頁126。

12 七等生，《削瘦的靈魂》，（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年），頁1。

要黏一張寫有標語的貼紙。(《摩鐵路之城》，頁 47)

對他而言，修剪整齊的樹木、規整的教室桌椅擺置，彷彿一種「結界」，困限了自由的靈魂；校園佈貼的標語，都是一道道令符，「嚇阻」那些自主的聲音，使其禁不敢發。校園裡的學生如木偶，受校方要求、操控該怎麼做：

拿音樂班那些女生來說，每個月總有一個禮拜五的七八節，全校都要集合在體育館，看她們一手提樂器，另一隻手的三根指頭捏在腰間一個一個走上表演臺，有的故意甩一下頭髮，然後把臉枕在提琴邊，有的嘴唇撮尖靠近長笛，然後，很久的然後，臺上幾十個動也不動，如果底下還有人講話、咳嗽，她們就有能耐集體擺出這個 pose，像幾十個站立著等王子來吻她們的睡美人一樣。(《摩鐵路之城》，頁 66)

音樂班的演出、擺姿勢拍照、學生受要求聽演出……，這些安排皆是校方的意思，非是學生的意願。這種集結衆人在一館一廳一室的「莫名其妙」活動與儀式尚有：

開學第一天，我們被集合在體育館，看校長把一幅巨大的三十萬支票看板交到幾個學生手中，讓他們輪流拿在手上，由記者圍過去撲擦撲擦拍照，接著他們被教官趕下去後，校長先是介紹一整排不認識的傢伙讓我們拚命鼓掌，這位是立法委員、這是議長、接下來是縣議員、然後是什麼局長、院長、理事長，好像他們來這邊開國民大會。我們的手都快要拍爛了還不能停止。(《摩鐵路之城》，頁 25)

學校舉行「典禮」，理應與「學校」或「學生」有關，卻成政治人物展演、作秀的場合。少年不禁納悶，此舉意義何在？學校目睹之怪現狀不僅如此，從典禮延伸至「人」，吳季倫認為校園裡的老師也有「問題」。老師的職務，本為傳道授業解惑，然而他卻看到他們花費心思追逐時尚、比較名牌：

女龜蛋對面那兩個女的，居然買了同款古奇牌的粉紅色包包，沒多久，她們後面的那個走路一直點頭，脖子好像斷過剛用膠帶黏好的肥婆也買了一個。「啊，怎麼可能，這款是限量版，我買的時候全臺中剩一個呢。」「哼，我叫我老公他公司的業務他太太想辦法給我弄來。」(《摩鐵路之城》，頁 35)

他因在導師休息室罰站，觀察到這些「怪象」，令他嗤之以鼻。當他流露鄙視、不屑的態度，卻被導師斥責。對老師的「罵」，他分析、想像如下：

也許爲了面子，他還是有必要逞一下他的威，找個不具威脅性的弱咖羞辱一下。真可憐，以前他在兇別的鳥蛋我老裝作沒聽見。這下我更能證明我的直覺是對的，我也是他眼中的弱咖之一，講臺上的龜蛋都有他這毛病。（《摩鐵路之城》，頁 102 - 103）

主角認爲導師專挑好欺負的下手，而他不幸身屬其中。在他眼裡，這不僅是導師個人行爲，舉凡龜蛋們（所有老師）皆有此通病。校園出現的「亂象」，之於別人可能習以爲常，但對他而言，這些現象卻如同一根根尖刺，扎著他的眼與心。他也曾陷入深深迷惘，質疑自己爲何異於他人，總有那些怪異、激憤的想法：

很長一段時間讓我氣餒的是，不管我怎麼用力想問題，每天得到的收穫總是一些些。甚至你以爲自己找到多麼了不起的答案，到明天你又覺得怎麼會有那麼幼稚的想法，倒不如跟那些鳥蛋一樣，只要一臺遊戲機就好。所以我是在忌妒他們嗎？我連當一個鳥蛋的資格都沒有。（《摩鐵路之城》，頁 45）

吳季倫時常與自己對話，但在「問」與「想」之中，不禁掉進迷惑的深洞。他常常會不爽，自己也不知爲何；但他相當清楚——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當他困惑、疑惑時，唯一會找的就是警衛室的「老頭」。他被學校老師們認爲是眼中釘，唯獨警衛室的老頭不如此看他。他們相當有話聊，彷彿全世界只有老頭懂他，曾說：「『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跟那些同學不一樣，』……『那些被保護過度的傢伙只知道吃喝玩樂。』」¹³ 吃喝玩樂非真指「吃、喝、玩、樂」，乃指涉循常規、普遍且設限的思維。老頭看出少年獨特的性格與思想，與其他死守呆板、愚昧無知的學生不同。他有如沉定的釣者，陪伴少年身邊，給了他很多關懷與叮嚀。老頭醇厚的智慧，淡定的性情，使他在內心仰慕、崇敬。唯有在警衛室，毛刺的心才能稍微安順。他扮演的角色，有如少年死去的父親，時刻給他安定的力量。只是，某日他在公園看到老頭對娼妓上下其手，他深深感到嫌惡及鄙棄，甚至說：「我不會再去找他。」¹⁴ 他明白校園只是座形式、空洞、虛假的囹圄，加上自己被校方誤會在課堂上作亂，以及看清終究淪陷肉欲漩渦的老頭，他毫不考慮選擇離開：

我像平常放學那樣，拎著背包往校門口走去。我極力按捺住狂跳的心臟，把每個腳步踩得穩穩的。那種感覺還蠻開心的，好像電動鐵門的外邊某個閃著亮光的東西正引誘你過去。這兩年來我根本走錯路了。（《摩鐵路之城》，頁 142）

他心意已決，走出校園那一步後，彷彿學校、老師、同學、規定、誤會、老頭，皆與他無關。他掙脫身上的「枷鎖」、「束縛」：

13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 56。

14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 88。

我走到幾十公尺外的垃圾子母車旁邊，把身上的制服、長褲脫了全丟進去。平常上學時，會有學生過來這邊把校車上看的漫畫、色情書刊丟進裡面，然後走進學校。現在，除了身上這套便服，口袋裡的手機、充電器、一點點零錢以外，什麼都沒有。（《摩鐵路之城》，頁 142）

將代表學校的一切都丟了——「丟」這個動作，與《拒絕聯考的小子》的「拒絕」有相同意義。他們皆是向所謂的真理對抗、質詢，以爭取更多生命空間。

有別於其他校園小說著力探討較多制度層面之事；《摩鐵路之城》各從學校、校方、老師、學生，細部描繪諸多荒誕、怪異、弔詭的現象。遠離校園的意義並非否決學校或學習，而是賦予他更多自由與空間，探尋更寬廣的學習花園。他依憑自我意識，走往下個階段。

參、走入社會——學習的新花園

吳季倫奮不顧身的直言、反對，是因看穿現實亂象，只願追尋心中那片真理天堂。當他離開校園後，有時會想起曾與老頭聊的人生哲理，其中包括「生命中的位置」：

有一天你總要從這鬼地方出來吧。問題是出來要幹什麼？找一個互相欺騙的地方，繼續上課睡覺下課打咖混個幾年？你看到自己的位置了嗎，在別人還在鬼混、互相欺騙的時候，悄悄衝到那個地方，一個動作一個動作讓自己慢慢站穩，然後，開始擴張自己的地盤？（《摩鐵路之城》，頁 105）

人從出生、念書、工作、結婚、成家、生子，循常徑前進，對吳季倫而言，是「規路」也是「歸路」。他總想，能不能有些不一樣？創造生命的自我與獨特。他看穿人生制式的常路，於同中求異。這樣的探問未必有答案，但「想」、「找」的過程即是美麗與非凡。這種獨特的心態與思維，異於其他同齡少年。當他走入社會後，便開始「找答案」。外面世界的炫目、繁豔，使他開了眼界。他不顧一切，背著父親離世後就接下撫養責任的伯父伯母，其實有些愧疚：

真是對伯父有夠不好意思，他真的對我很好，比起一般的父親。雖然他沒有幫我買快譯通電腦遊戲機，至少不會像我那些父親，總是用停不下來的嘮叨搞得小孩跟他們一樣不正常，我真的很幸運。還有伯母，幾次看見我很晚才回來，她顧店的眼神裡立刻放下一顆石頭，我感覺得出來。即使這樣惹她擔心，她也沒罵過我。他們真是世界一等一的好人。（《摩鐵路之城》，頁 116 - 117）

深知伯父伯母關愛至深，但心裡的聲音告訴他就是「要走」，更堅定外面的世界，有他想探求的。離開家後，隨即面臨到的是生存問題。他相當清楚，若要繼續生活，便需賺錢：

看來我得先去賺錢。我其實很累了，腦筋裡卻一直轉著打工的事。那件事還蠻吸引我的，雖然不明白為什麼阿尻會找我，是什麼工作還不知道，而且他似乎就認定了，我會答應他去打工。不去試試怎會知道呢？至少比待在學校有趣多了，不是嗎？（《摩鐵路之城》，頁98）

阿尻知道吳季倫離開校園，便介紹他到自己家裡的店工作。吳季倫想著，這是退路，也是難得機會，即接受他的建議，到阿尻家開的餐廳，接受女主管安排工作：

她交給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站在門口對每一個開門進來的人說：「歡迎光臨」。光是從我嘴巴說出的這四個字，她起碼聽我講了一百遍才勉強點頭，「就是這個聲音，自己回去再練一百次。」馬的，我又不是鸚鵡，不過還是乖乖地說好。（《摩鐵路之城》，頁161）

面對工作初始下馬威，他不爽的性格又犯了，心裡有很多的批評、謾罵，但與在校不同的是，「他乖乖照做」。有別於在校時，老師發的講義他常不寫，¹⁵工作他倒是做得很確實。即使心裡沒那麼認同，不爽症隱隱作弄，但始終認分：

接下來她教我怎麼招呼客人的用詞、動作、手勢。我的天，根本就是在上軍訓課基本教練，不，比那更無聊，因為她面前只我一個學生，想摸魚都沒得摸……，她還叫我再彎下去、彎下去一些，接著開始講她的大道理。「沒有人喜歡這種工作，也沒有人天生喜歡去招待人，更不用說要你這麼恭敬去迎接那些大爺，你只管把你的每個動作給我做好。」（《摩鐵路之城》，頁161—162）

他在校是傲縱的風，到了工作場合變成一丁點火，面對操控他生存的佛，只能當個套上緊箍的孫悟空。從抗拒、無奈到接受，他開始慢慢沉定下來「學」。他逐漸放下身段，心裡變得沒那麼多憤恨之氣。就在工作邁入軌道之際，卻被調至汽車旅館，重啟新的職業訓練：

目光不能直視客人的車子，即使不小心被你看見他們是經常出現在電視上的某男某女，而因為是來這種地方，他們必然顯得慌亂，你也不能有一絲「我看到了」的表情。我有點好奇他看過誰來這裡，不過我沒問。對於他們來說，你只不過是一具懂得說「歡迎光臨」「請問」「謝謝」，動作表情比機器人要靈活一

15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28。

些的機器人而已。(《摩鐵路之城》，頁 173)

無論是餐廳或汽車旅館，他體悟到「自己」，是活在別人的想像與要求之下，永遠無法成爲「真正的自己」。人，就是得活在某種規定與形式下。

工作這段時間，他不停調適自己成爲一名「戰士」，隨時投入工作戰備。然而在他身邊，卻發生許多令他驚異且措手不及的事。某日上班，他發現來光顧的客人是學校的校長，可笑的是，與他前來的竟是英文老師：

那個禮拜發生一件離譜的事，扯的是事情發生在我當班的時候，而我竟渾然不覺，我只是做我一個服務生該做的，收錢、遞房卡、指引車子的主人前往他們該去交配的地方。其中一輛車子裡坐的不是別人，是那個岳不群，在他旁邊的居然是英文老師琳達。(《摩鐵路之城》，頁 209)

此事加深他認清校園的那些人。原本在校看到只是老師物質的欲望，如今又多了肉體欲望。這些在校滿腹經綸、滿口仁義的聖師、人師，竟受不了情欲的誘惑，終究成爲不倫「交配」形式下的物種。而這股情欲的騷流，不知不覺也爬到他身上，使他成爲覬覦的對象——某次上班前，他到圖書館聽名作家演講，大家反應熱烈，他因心生敬佩前去攀談，意外有了近身接觸的機會：

我和他一起搭上等在門口的黑色轎車。車上的冷氣吹得手上捧花的花瓣直發抖，不過我的額角、脖子的汗還是止不住地流個不停。這是我第一次坐這種車，和一個不認識的人到他要你跟他去的地方，除了緊張還多了點興奮。我必須承認我有點虛榮。(《摩鐵路之城》，頁 179)

看到作家一身名牌、乘著名車，在他身旁，不免心生虛榮。對比工作被恣意要求，所得卻如此「微薄」，努力與收穫失衡，突然之間也讓他有些「迷惑」。他在羨慕與迷惘間，不知不覺被作家帶進房間，在作家寬衣逞欲之際，他慌忙奮力逃出：

還好上班的地方離那飯店不算遠，我走得很急，差不多二十分鐘就到了。明天一早再搭公車回圖書館那邊牽摩托車。我邊走邊想，剛剛是怎麼了？好好的一個人怎麼突然說變就變？他的聲音、表情，怎麼跟原來的他差那麼多？(《摩鐵路之城》，頁 185)

作家原形畢露，他險些遭禍。比起學校的龜蛋鳥蛋，作家更顯骯髒。整起事件在他涉世未深的心靈投下一枚震撼彈，他開始反思，所謂的社會，與相對單純的學校真有極大差異性。其黑暗與險惡，是他始料未及。他如同純真的羊隻，跑進惡狼滿布的叢林。成人世界

的複雜多變，使他有些失措。迷茫中，他沉沉睡去：

在我睡去的那幾個小時，這世界完全跟我沒有關係，它忙它的我睡我的。這中間只有一個夢進來，他過來敲我的肩膀告訴我，起來，你不是要去看海？我知道他又回來了。我已經很累了，只抬起手臂望了窗外一眼，雨早就停了，窗外遠遠望去一片透明的海。那海在我睡著時不客氣就自己進來了。（《摩鐵路之城》，頁 220）

引文的「他」，是少年的父親。當少年最脆弱無助時，是親情救贖了他。在他感到孤獨寂寞的片刻，是父親到夢裡溫暖他。他在夢中還看到「海」，象徵他的心嚮往自由、平靜、遼闊的狀態。

時逢選舉期間，吳季倫背後的大老闆茱莉亞打算出來選舉。當她得知自己的汽車旅館有名未成年少年在打工，深怕影響自己的選情，及被對手炒作、攻擊，草草將他開除：「一火大，當場又把露西罵了一頓，說妳是要害我死啊妳不知道我年底要選舉嗎？然後要所有在場的服務生掏身分證來給她檢查，沒帶的馬上滾蛋。」¹⁶吳季倫被迫離職後，輾轉與露西（前主管）到了外面開拉麵店。露西店開幕時，遇到黑道來搗亂，甚至拿出槍來，要求保護費，將兩人嚇壞了：

「沒關係，你們小本經營就算妳便宜一點。別人五千，算你們三千就好了。」老鼠從口袋裡掏出槍來，老天，除了軍訓課看過教官手上那種打過共匪的長槍之外，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槍，看那槍口的意思好像等一下會問候我，不知怎地一股無法形容的痠麻從腳底鑽上來，肚臍裡面躲了隻章魚似地一陣緊一陣鬆，分不清是大號還是小號要先出來，嚇死我了。（《摩鐵路之城》，頁 242）

此種危險情景，突然降臨身上，使他驚慌害怕。爾後露西說服了黑道，讓他們離開，某日她悄悄掛起茱莉亞的選舉肖像海報。吳季倫知道這是露西要嚇阻黑道用的，心想：「有她當門神還有誰敢過來囂張。我們只要把拉麵煮好，把顧客的胃顧好，收銀臺裡的鈔票藏好，我可不希望秋天的九州之行被搞砸了。」¹⁷

回顧經歷社會的現實、醜陋，內心有些感觸。從遠離校園到走入社會，吳季倫的視野由小轉大。社會如此複雜、黑暗、色情、暴力，然作者卻未因此讓他重返校園，而是使其在社會繼續待著，其意義在於——生命不該縮限在試卷與書本；「社會」是多數人終將前去之處。比起當一個學校裡的學生，或許作者認為更該先學習如何當一個人。人終究要「入世」，現實社會的「課題」或許甚為沉重，但提早見識與領悟，日後方可較泰然或淡然處之。吳季倫走入社會後，少了點不爽心態，多了些成熟內斂的感懷，從家庭、學校、

16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 231。

17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 252。

工作到自身，開始有不同領悟。

肆、理想教育——自我凝視體悟

從遠離校園，到走入社會，少年走過現實的黑暗與曲折，到頭來不禁想問，對他而言，究竟什麼才適合自己。《摩鐵路之城》、《拒絕聯考的小子》、《危險心靈》三本書作者皆認為學校裡的「學」本身沒有錯、「知識」是重要的。《摩鐵路之城》將金庸小說融入敘談、《拒絕聯考的小子》引用大量文學詩詞典故、《危險心靈》則提及文天祥、浮士德、數學題目等學識，他們皆曾在小說後記或專書說明「學習」（知識）是人生極重要的事，之所以反諷與批判，是針對那些以「知識」之名，行一己私利的心態與行徑。吳季倫或多或少與《危險心靈》的主角有相同感受：

小時候，我好想揹著大大的書包去上學。我以為我會在學校學習思考、體會、尊重、分享，好讓我更懂得享受生命所賦予我的一切，更懂得熱愛這個世界。直到我開始上學之後，我才明白我想錯了。他們說，教育就是競技場，而讀書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爭奪戰，為了保持領先，我們放棄了思考、體會、尊重、分享，開始學習平庸、冷漠、虛偽、貪婪……¹⁸

學生淪為「爭」、「鬥」下的犧牲品，汲汲營營、逐利爭名，卻都遺忘涵養、德性、操守、自由意志等，是比名與利更長遠、值得依存的人生價值。無論是吳季倫或《危險心靈》的謝政傑，他們睥睨世間，看學校、社會的腐劣朽敗，追求個人生命的品質與高度，如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後記所述：

他自信：自己絕對餓不死。低度的物欲造就一顆絕對自信的年輕心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就是他十幾歲時標示的人生高度。經過西方文學的簡白轉化，變成「人生的意義不在結果而在過程」，「人生不是為失敗而生的。人只能被毀滅，不能被打敗。」「拒絕聯考」的「小子」就是追求這種人生高度的氣勢。¹⁹

三篇小說主角皆有過人膽魄，展現力度、氣度追尋人生對的事。他們經常不被理解，甚至有些無奈看破：「這種地方就是這樣，他們對你感興趣的事永遠不會想要知道，卻要檢查你跟他們想的東西有沒有一樣。」²⁰這一連串過程，是人類的平庸、冷漠、虛偽、貪婪促就。這是我們造成的問題，然而問題終究需找尋解決之方，到了故事結尾，作者試圖給予

18 侯文詠，《危險心靈》（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頁283。

19 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後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36。

20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62。

些「解救」與「啓發」，他讓主角先從回顧與反思開始：

從以前我就一直很想知道，到底一件事情的開始要從哪裡算才是對的，它似乎沒有一件事情的結束來得那樣清楚。譬如說從我踏出學校的那一開始，我就算是跟那鬼地方說掰掰，可是這筆爛帳到底要從那幾個龜蛋教官，還是那個放鞭炮的孛種、或者胖虎的身上算起，還是要往前推到我來這邊報到的那一天，還是那個老愛嘴砲的退休老師，似乎就沒那麼簡單了。（《摩鐵路之城》，頁207）

不知道從何的「開始」，說明許多問題的發生，難以料計。是不是一個問題，或被發現了是個問題，到大家皆認為是個須解決的問題，產生與認定過程，難以釐清。「看不看得見」，是件玄虛之事，或許問題的生成與事件本身並不如此重要，重要的是懂得體會與反省，這才是作者心中的理想教育。整部小說，他就親情、學校、工作、自己等環節，提出少年觀察、體會與學習。

少年到社會上工作後，經歷嚴厲、殘酷、醜陋的社會經驗後，某日突然接到伯母的電話，方知伯父出了車禍，遂趕赴醫院探視：

伯父似乎睡得很沉，我站在伯母旁邊，她一抬頭看見是我，我就哭了。真丟臉，我也不曉得自己怎麼了。能夠見到伯母真是太好啦，她抓著我的手，掌心溫溫熱熱的真是舒服，我一不客氣就哭得更厲害啦。愈哭愈覺得眼淚裡面躲著一個小小的我，他被悶了好久這下終於出來見人，抽抽噎噎地想停都停不住。還好伯父睡得很熟，讓他看見了該如何是好。（《摩鐵路之城》，頁233）

回想當初他離開校園時，無視伯父伯母擔憂，在受社會寒冽「洗禮」後，方覺得生存原來如此不易。在看到唯一至親後，終於忍不住，流下委屈、受傷的眼淚，這才懂得，親情是最堅強溫暖的後盾，足以抵擋現實的暴風冷雨。之前在他身上看不到柔軟的情感，現在的他，多了一分體貼與溫柔。

他後來回到學校，不是復學上課，是看看他曾默默認同與正視的人：警衛室的「老頭」。畢竟他認為老頭是這世界上，唯一懂得他的人，即使之前有極強烈的「不認同」，但緣分一場，在心緒漸漸撫平的此時，他已放下當初的鄙棄。他走進警衛室內，卻看不到熟悉的身影：

在暑假將要結束的週末早晨，回到離開的那個學校找老頭，想當面謝謝他送我那尊小濟公。……我走到傳達室門口，沒錯，裡面還是那股老人身上才有的味道，陰暗的室內看不清楚有沒有人。沒多久走出來一個年輕一點的老人，不是老頭，「有什麼事？」我問他之前那個阿伯去了哪裡？「喔，回去了。」手指著

天花板說。(《摩鐵路之城》，頁 246)

老頭往生，對他來說，有些吃驚與不捨，生命的無常、脆弱與微小，亦於瞬間了悟。他說：

起先我不懂那什麼意思，等我明白過來，心裡冒出一個可笑的想法，會不會這是老頭在跟我開玩笑？我告訴過自己，如果還會再過來這邊，我一定把頭放到馬桶裡洗一洗，那時我的樣子一定很欠扁。而那個時候，老頭已經知道了，這個世界正準備跟他說再見？所以，這是他想騙我回來的招數？等我一回到這邊，再由別人告訴我，他已經先一步去找濟公了？(《摩鐵路之城》，頁 246)

他始終感覺這是一場「玩笑」，不願相信他已離去。後來，他到靈骨塔尋到老頭的牌位，感受到四周整面貼皮的木板牆透出絲絲的黏膠氣味，鑽進鼻腔裡嗆得人鼻酸。²¹和死亡相比，曾經的鄙夷嫌棄，似乎都不再重要。老頭還是那個變態，他心靈的老頭仍如此令他眷懷。

從學校到「摩鐵路」，他發現兩者其實可以完美結合成「學校旅館」的新型態，各取其優點，安放更多學子：

當然得再給我一些時間，等我腦袋裡不斷攪動的漿糊慢慢沉澱安靜，更有能力眼光能看得更遠，令人忌妒的好運願意向我靠近，也許有天我會買下一間有庭園造景的汽車旅館，打算把它改建成氣質出眾的聊天學校，找來十幾個年輕貌美兼具輔導熱誠、願意聽顧客發牢騷吐苦水的女孩，每間房安排一個，請露西把她們訓練成笑容可掬人見人愛的服務生，終日坐在那裡等您光臨，如果您在別處交配完仍覺得空虛，盡可以大大方方開車進來。(《摩鐵路之城》，頁 254)

學校不只有操場、教室、課桌椅、黑板，少去無處不貼的警示標語，它可融入汽車旅館常有的美麗造山佈景，讓它少了死板、單調、枯悶的氛圍，多了些賞心悅目的景致。旅館是欲望的所在，也許學校一直扮演著滅絕欲望的角色，故而顯得虛假。老師們表面仁義，私下卻又肉欲。他之前不能原諒老師、老頭，經歷社會一遭，理解人有其脆弱。真正的「學校」應包容、理解、人性化，而非高舉標語、口號，貌似道德。季季說：「主角希望這個聊天學校，能讓苦悶或者迷惘的人在那裡得到紓解。這個自我救贖的主題，和《麥田捕手》裡的中輟生霍頓的夢想遙相呼應。」²²學校是努力學習的地方，旅館是放鬆休息的場所，倘若人能「放鬆的學習」，相信亦是吳季倫（或說作者）希冀的理想夢景。

21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 247。

22 季季，《摩鐵路之城》總評（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頁 270。

小說最後，吳季倫凝視自我，開始反思並與自己對話，進入內心深層彷彿進入一個平行的宇宙空間。他了解到自己終須與這個世界共存共處，那些毛邊的思維與情緒，總該使它安息：

我已經慢慢看出來，在我以外的那個世界，以及我的身體靈魂裡，仍然存在的許多微小的坑坑洞洞裡，也許躲著比我更膽小更齷齪的東西，我見過它們幾次，它們沒有形體，因此平常很難被看見，我得小心走過，別嚇到它們才好，就像船隻航行到陌生的腥臭海域，最好識相點，閉一下氣，悄悄轉舵離開，千萬別惹毛在那邊早沉睡了千年的老怪和牠們的黨羽，這樣我才能順利地過渡到下一個該去的地方。（《摩鐵路之城》，頁 254）

引文發現，他不再那麼「不爽」，變得謙卑、恭敬、悲憫，對待有形無形一切。他以「沉靜」與渾沌、噪亂的外界對話。面對未來，步伐變得輕盈。經歷遠離（校園）與走入（社會）、逢遇伯父住院、老頭逝去等學校修不到的課題，開始知道體貼，學會歡喜做人。他的內心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無論是對家裡的伯父、學校的老頭，甚至是老師，用「懂得」的心，面對那些荒謬、奇異、詭譎的鏡相。他亦瞭解，人畢竟是人，那些活在我們生命中真真正正的「存在」，皆無須憂懼，反而應該感受它，看著它，學會如何承受它。這也是我們教育始終缺乏，而應教給我們的。經由觀察、體會、反思，張經宏透過吳季倫說出「理想教育」的真義。

伍、結論

《摩鐵路之城》原名「笑江湖」（投稿參賽時），得獎後經評審評議，發現原名無法襯出此書的深廣內涵及具載意義，與作者討論後改名為「摩鐵路之城」。觀察原名可看出作者著力談江湖（社會）之事，暗指主角終將入社會去闖、去撞；而「笑」一字，蘊藏「凌駕」、「釋然」之感，埋下主角終能遼闊、淡然看待。會笑即是通透與看開。他真切的於其中得到成長。《摩鐵路之城》描繪了學校許多腐敗與朽爛面向，與作者散文集對教育場域的戕害與壓迫的看法相互映照：「我們可不可以再鬆一些，鬆到只是明明白白地睡了一場午覺，課就上了？不是吃光團膳後，爲了下午的課程，兩隻手臂交握在額頭上。縮腸揪胃讓自己睡去的那種。也不是在桌上悶住滿臉的油氣睡到一身煩躁的那種。」²³ 併合兩者，顯露他對教育現場的堪憂與疑慮。不同於其他校園小說主角最終仍完成學業或回到學校、待在學校；《摩鐵路之城》的少年則是踏入社會後，便不再回返。此舉開啓校園小說新頁。張經宏非意圖全然否定學校，而是刻意烘托盡早進入社會學習、見習，對學生（或說人）可帶來更多有力且實質幫助。輟學的意義在於離開標榜以「學」爲主導的教育圈，再回

23 張經宏，〈你是否聽見，那巨大而安靜的聲音？〉，《雲想衣裳》（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頁 18-19。

頭反思何謂真正的「學」。他曾為高中國文老師，身臨教育現場，是最親近「少年」關係人，透過近身觀察，寫實紀錄每位少年的喜樂苦悲。他對少年／學生關懷有加、不可勝言，對他們寄望甚重。曾說：

這些目光仍然晶亮的孩子，如今已成為法律、外交、財經等系的高材生，如果他們對於周遭的草木可以比我們更有感覺，且滋養出感情，有一天當他們依循自己的夢想與命運，成為一個城市的領導者或位居要津的幕僚時，我們的世界會是什麼樣？為此我仍懷抱希望。²⁴

這種期待與感懷，是身為一位教育家至高理想，也是一種至深想望。他將教育現場的所見所聞，鎔鑄筆劍，時而輕舞時而利攻，敘寫出一個個寫實、樸實、扎實的故事，期許透過這些故事、少年，找回一些還能深刻思考、對文字閱讀能有所品味的讀者。²⁵教育是一輩子的事。人無時無刻都在「學」。這也是作者希冀主體關注至「人」身上，而非「學生」。主角經歷一連串事件，包含工作磨練、情色危機、黑道欺壓、親人住院、熟人逝世等，於無形中學習且獲得更多道理。作者總不正面明確的討論該教什麼、如何學。他讓主角在社會上遇到種種困境與危機中，從中觀察、感受、反思、體悟。當主角（及讀者）開啓思悟的歷程，便是正通往「成長」。而成長的意涵也就包含於此。

參考文獻

一、專書（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一）張經宏作品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

張經宏：《雲想衣裳》，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

（二）其他文學作品

七等生：《削瘦的靈魂》，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年。

侯文詠：《危險心靈》，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吳祥輝：《斷指少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孫瑋芒：《龍門之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7年。

24 張經宏，〈靜靜凝視那美麗之城〉，《摩鐵路之城》後記（臺北：九歌出版社，2011年11月），頁258。

25 同前註，頁259。

二、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季季：〈孫瑋芒的「龍門之前」〉，《書評書目》49期，1977年5月。

陳徵毅：〈九歌兩百萬文學獎首獎得主：張經宏著《摩鐵路之城》讀後〉，《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56期，2011年12月。

黃錦珠：〈中輟生·浮世繪·一線微曦——讀張經宏《摩鐵路之城》〉，《文訊》311期，2011年9月。

張瑞芬：〈摩鐵與拿鐵——評介張經宏《雲想衣裳》〉，《文訊》327期，2013年1月。